

觀

談「評」密勒日巴尊者傳」的謬誤（續）

蓮花

「評密」中有些批評的文字，沒有指名責備密勒，但與其他批評密勒的文字連結，或前後呼應，很容易令讀者把它們聯繫起來。這類批評，姑且名爲「含沙射影」。

（1）讓我們來考察「評密」中所謂「……根本無需標奇立異顯炫神通，去誘導人家信仰。」能否適用於密勒。密勒對姑母廣說因果之法，沒有炫耀神通（236頁）；他對妹妹也是「儘量的爲她說因果善惡的道理」（231頁）沒顯炫神通；他對象弟子說空性與因果的法要（237頁），也沒顯炫神通。密勒在天空飛行被人看見，他却要離開那地區，因爲他認爲：「今天這個小孩子又看見我飛行，以後恐怕來的人會越發多起來。如果繼續住下去，可能墮入世間八法，……」（213頁）。他根本不願意別人知道他有神通，更遑論用神通「誘導」他人信仰了。

有一次，密勒在亭日鴨龍地方的一次說法，有些上根弟子看見佛、菩薩在空中，有些看見空中地上充滿人與非人在歡喜聽法，有些人却沒看見，便向密勒詢問原因。密勒解說看不見是因爲煩惱、所知二障的習氣深重，勉勵他們懺罪集資，努力修行（256頁）。這是完全符合佛法的，不是顯炫神通。若要硬指這是炫耀神通，誘人信仰，那麼請先檢閱圓教的「妙法蓮花經」，特別是「見寶塔品」吧。

「評密」又說：「……不必斤斤計較以獲得法力和神通作爲

目標，否則就會走火入魔變成邪道了。」；「……像密勒所說：『慢慢的覺得在白晝中身體可以任意變化，騰入空中，示現種種神通。』不過在佛教裏，不論密宗顯宗，禪宗，都不重視這種炫人耳目的神通，太重視了反而走火入魔，變成邪教。」

佛教是有六通（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、漏盡）之說的。問題是：是否斤斤計較、重視前五種神通，而以那爲目標？馬爾巴和密勒都沒有「斤斤計較以獲得」和「重視」五神通。馬爾巴在爲密勒送行的會供輪中，「大顯神通，忽而變成喜金剛，忽而變成樂金剛，……」。但他說：「這些都只是身神通而已，即使能夠廣大顯現，還是虛妄幻景，沒有多大的用處。今天爲了給你密勒日巴送行，我才顯現的。」（152頁）密勒向馬爾巴報告修行的覺受證解，也只說：「無明、十二緣起、輪迴苦、因果、守護學處、大慈悲、大菩提心，共道人無我觀，空性（124至129頁），全無隻字關於神通。」

密勒勉勵弟子：「……努力修行，將來一定可以見到最殊勝的佛陀——自心的目的。」（256頁）密勒修行的目標是否即五神通，請各位來評評。

（2）「評密」文中又指稱：「……口講佛法，却又不時表現種種神通，自稱得道，不遵戒律，走入邪境。忘却佛教『法相本空，本性寂然』的真義，實在是太可怕的事情。」

關於神通，前文已有分辨；「密勒傳」中亦找不到密勒在修

行正法後有「不遵戒律」的事；關於節錄楞嚴經所舉邪境，前文亦已申述，都是牽強附會。如今讓我們審查密勒是否忘却了佛教「法相本空，本性寂然」的真義。

君不見：「常寂無我幻化身」（123頁）；「……法性寂然的心境……」（124頁）；「精進修持『共道人無我觀』」（127頁）；「依教修行無生法要……」（265頁）；「安住無散三昧地，開放無生勝觀花。」（189頁）；「無有可修的法，無有能修的人」（241頁）。相反地，「評密」一文裏有沒有舉出密勒如何忘却佛教法相本空、本性寂然的真義呢？沒有！

五、斷章取義

「評密」所舉的許多論據，罔顧傳記前後文之關係，和事件的整個發展歷程，斷章取義，很容易令人產生錯覺。

(1)「評密」描述了密勒的母親指使他去學咒術（不是正法）去殺伯父姑母等，接着便說：「密勒居然答道：『我一定辦得到』……。」又說：「可見早期的密勒日巴已經充滿仇恨和憤毒的心理，……。」

「評密」這樣的敘述，使人覺得密勒是個冷血兇手。但如果我們較全面地去了解前因後果，便知道那是：長期受到迫害的密勒母親，有一次聽到密勒酒後的歌聲，誤會密勒忘記了他們一家的苦痛，竟然快活地在歌唱，她便激動地追打密勒至昏厥。密勒醒來後，迷迷糊糊，聽到母親和妹妹在悲痛大哭，申述苦況，密勒才毅然說：「母親如有心願，不論要我做什麼，我一定做到！」（33頁）。這時，他母親便命他去學咒術向仇人報復。密勒因為有言在先，便答應了。整件事情是在暴風雨式的情緒下發展。密勒母親的仇恨是那麼大，後來她說：「兒啊！你要是不能咒倒這個村子就回來了，你的母親就要死在你面前的啊！」（35頁）。「密勒傳」中多次提到這個顧慮是密勒不學成咒誓不休的原因。怎可以不顧這許多因素便說密勒憤毒呢？另一方面，為什麼他母親會想到用咒術呢？因為他的伯父姑母在長期迫害，奪取

家產後，還譏笑密勒母子：「有本事就多找些人來打一仗，把產業搶回去！沒本事找人的話嗎？那去念咒好了！」

再者，密勒當時才約十五歲（24頁），心智尚未成熟，未有獨立思考的能力；況且，在落後的農村裏，兒童的成長和行為發展與家庭有很密切的關係，不像現代有這麼多學校，和教育媒介灌輸知識和道德給兒童的。這些背景因素，需要較精細的思考和觀察力才能察覺，也不苛求「評密」能充份了解了。

還有，密勒使用咒術，是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下用的；咒術所殺害的有情，上師是能夠使他們生兜率天或解脫的（60頁）。當然，密勒後來才知道他最初的上師雍同甲和古客巴都沒有這個力量。後期清淨法統中的俄巴上師才示現了「能令大罪人於清淨法性中超度解脫，於一剎那間令幾百鳥獸皆能得度」的法力；外相是：「一切鳥獸的屍體，都甦醒復生，忽然間都動轉起來，走的走，飛的飛，都跑掉了。」

現在我們能夠斷定地說密勒早期已是「充滿仇恨和憤毒的心理」嗎？斷章取義只會得到錯誤的結論。

(2)「評密」中「馬爾巴命令密勒施用邪法之後……至……充份表露貪瞋癡三大惡業，怎可以作為修道求法的途徑？」這一段，列舉了部份馬爾巴折磨（磨鍊？）密勒的事件，指責了馬爾巴貪（似指貪求供養）和瞋（似指捧打密勒）。

在「密勒傳」第116頁，馬爾巴總結密勒修學要受這許多磨鍊的原因：「……我爲了要清淨大力（密勒）的罪業，所以故意給他苦行，又叫他修房子，這樣由清淨道淨除其罪業；現在已經完成，所以我並沒有錯……這種發怒與世間一般人的發怒是不相同的，過去任何表現出來的事情，都是爲了法的緣故，其自性是隨順於菩提道。你們不懂得解脫方便的人，不要起邪見……」現在讓我們從旁考察這番話是否有誠意的，抑或是爲自己的過咎掩飾。

馬爾巴遇見密勒前的晚上已有吉祥夢兆，翌日，他還喬裝成農夫親自去迎接密勒（64頁）；「上師（馬爾巴）……知道我是百折不撓難行能行的大丈夫，真令人感動和讚嘆。在無人的地方

，偷偷的流下許多淚來。」（85頁）；當馬爾巴以為密勒因爲忍受不了離開他時，他「臉色馬上變成青白，淚如雨下，合掌祈禱……那宿善的好弟子回來吧！」（94頁）；還有，馬爾巴正式傳法給密勒後，便完全沒有類似以前的折磨等事，難道馬爾巴的性恪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嗎？

當那洛巴（馬爾巴的上師）知道他的傳承裏有密勒這樣的法器時，那洛巴竟然向密勒（他的再傳弟子！）合掌俯首着地，遙遙敬禮，唱道：「北方黑暗中，如日出雪山；其名號聞喜（密勒），我至心敬禮。」看看這樣與無我相應的宗風，似乎與掩飾過咎的行爲不相合啊。

至於說馬爾巴貪（求供養），「評密」文中所引的「馬爾巴只是愛錢！」（88頁）和「沒有供養是不會傳我（指密勒）口訣的，……」（91頁）等，若參看前文後語，都只見是情緒不穩時所發的嘔氣說話，似乎不應取作評定的準繩。君不見馬爾巴於磨鍊密勒，今他罪業清淨後，說：「從今以後，我要加持他，傳他灌頂和口訣，傳授給我我最秘密的心要口訣，還要給他修行的資糧，幫助他一切修行的助緣，……」（117頁）。

六、譯文誤差

引述「密勒傳」：「……馬爾巴才把普通顯教的三皈五戒傳給他。……」（75頁）後，「評密」根據這點來責難密勒：「上文不是說過馬爾巴會爲密勒授過三皈五戒嗎？現在他居然破了酒戒還奢言道行有了極大的增長，未免太離譜了！」

「密勒傳」的英文譯本中，有關的這一段有不同的譯法。其中一本譯作：“He gave me an exposition on the Triple Refuge & the basic precepts.”^①（他向我開示了皈依三寶和基本的戒律。）另一個譯本則譯作：“……he imparted to me the four formula of the Refuges, with prayers and the injunctions and vow.”^②

（……他傳授我皈依的四頌，及祈禱文和禁戒與誓句。）此兩譯中的「禁戒」、「誓句」、「戒律」，很可能是指與皈依三寶有關的禁戒，即是如果皈依佛寶，則禁戒皈依天魔外道等。「密勒

傳」敘述後來經過種種磨鍊後，馬爾巴正式傳法給密勒時，書裏用的較詳述的字眼則是：並授與「居士戒」與「菩薩戒」（118頁），似乎支持了這詮釋。

無論如何，兩種英譯本均無提及「五戒」——這個譯文可能是中文本的譯者隨順漢地的教制而譯。西藏有許多在家信衆都受學「遠離十不善業道」爲別解脫戒，此中不包含「不飲酒」戒。西藏的律制可能與當地嚴寒，穀物難生的地理環境有關；佛制戒律，適應時、地、人微有不同，譯文不必以漢地律戒爲準繩。故此，指責密勒犯不飲酒戒似是因中文的譯文而引起的誤會。

七、用詞不當、誤導讀者

（1）「評密」中有一段這樣寫：「……師母祇有坦白告訴密勒：『馬爾巴只是愛錢！……』」。這裏「祇有坦白」的用詞，堪斟酌！原文是這樣的：「師母就對我說：『馬爾巴只愛錢！……』」（88頁）。這句話只是師母當時的主觀見解，馬爾巴是否貪求供養的人，上文已有申辯。但「評密」加上了「祇有坦白」的用詞便使人錯覺她是確實知道「馬爾巴只愛錢」的「實情」，現在不得已的情況下，祇好將以前隱藏的實情供出。古人說：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」，這不是很好的例子嗎？

（2）「評密」責備：「巴爾巴居然欣賞密勒的咒力厲害，而呼他作『大力』，可見這位……上師，是那麽懷着兇殘和貪婪的心胸，……」。

「大力」一詞，原不必定含有褒獎的涵義，例如做「苦力」的人多數大力，但却不一定被人重視。

中譯作「大力」的一詞，在英譯本裏，一譯作“*The Great Magician*”，一譯作“*The Great Sorcerer*”是「大幻術師」，「大巫術師」之意，更難見得有褒獎的含義。

所以，「評密」中的「欣賞」一詞，似乎加插了原書沒有的用意，因此那些說馬爾巴懷着兇殘和貪婪的心胸的指責，便顯得沒有意義了。

八、聞慧淺薄

「評密」文中有幾處對密勒和馬爾巴的責難，似乎是因聞法不廣而引起的。

(1) 釋迦世尊的大弟子之一目犍連，雖被譽為神通第一，亦以業力，被諸普行外道所殺害，難道我們可以因此批評目犍連無力感化外道，不夠道行嗎？

另外，釋迦世尊的弟弟善星比丘，承事世尊二十四年，十二經教心雖知解，但對世尊一切所作視為欺誑，而說頌：「二十四年為汝（指世尊）僕，除有圓光一尋身，未見更有麻許德，法智相等勿為役。」如是直至死亡亦不被感化。再者，釋尊在世時亦有多種外道不受釋尊所化。所以，「評密」中的假設：「假定馬爾巴真有道行，當然可以感動卡哇的人不反對他，……如果馬爾巴連感動人的道行也沒有，那怎能傳授『即身成佛』的訣語給密勒呢？」這種責難與佛理並不相符。

(2) 密勒多年巖居，為了專心修行，只吃附近野生的胡麻，多年後有人供養了糌巴和肉類給他。「評密」便譏議：「真奇怪，修行多年的人吃了肉類居然『道行上生起了又深又廣的證解。』試想這樣貪口腹之慾怎能證道？」

其實，食物裏的養份營養身體，身體健康修行便有進展。這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。君不見釋迦佛的傳記（佛所行讚）：「……遂經歷六年，日食一麻米，形體極消羸，欲求度未度，重惑逾更沉，道由慧解成，不食非其因，……道非羸身得，要須身力求，飲食充諸根，根悅令心安，心安順寂靜，靜為禪定筌，由禪知聖法，第一離諸垢，如是等諸法，悉由飲食生，有一牧牛長，長女名難陀，……敬奉香乳糜，菩薩受而食，彼得現法果，食已諸根悅，堪受於菩提，身體蒙光澤，德問轉崇高。……」至於密勒是否「貪心腹慾」由他不與肉上的蟲爭肉吃的事（197頁）可以推斷。

九、取材偏頗

對於「密勒傳」中有關無常、厭離輪迴、捨棄世間八法、持

戒、忍辱精進，大慈悲心、菩提心、無我、降伏煩惱、無生法要、空性因果、實相、自心法身、輪涅不二、究竟利他等等教示，「評密」竟然隻字不提！試問這是客觀公正的書評應有的態度嗎？難道這種取材偏頗的評論能夠帶領讀者認識「密勒傳」的真正意趣嗎？

結語

「評密」文中部份謬誤，已在上文申述。

總結這篇文章，所得到的結論是：「評密」一文既不具備客觀公正的研究態度，也沒有審慎精思的論理，亦難顯示作者有足夠的學養能引領廣大的讀者深入了解「密勒日巴尊者傳」。

各位明慧的讀者，如果曾經閱讀「密勒傳」，當然不會被「評密」一文所矇蔽。但是，未曾閱讀原著的人便可能因為「評密」一文而對密勒日巴尊者和他的傳承、教法產生錯覺，失去領受法益的機會！為破除眾生菩提路上的障礙而儘個人微薄的力量，是筆者寫這篇文章破斥「評密」謬誤的動機。若有些微的功德，願迴向眾生悉證菩提！

筆者對「東君」先生並無惡心，也不知道他是何人。只希望「東君」先生再詳細閱讀「密勒傳」，對於不明白的地方應向顯密善知識請教，反省懺悔毀謗僧寶的過失。願「東君」先生智慧增長。

希望各位讀者親自閱讀「密勒傳」，自己去對這本西藏佛教名著作一個公正中肯的評價。筆者相信各位閱畢「密勒傳」後，一定會好像以往千千萬萬的西藏佛教徒和修行者一樣，法喜充滿，菩提增長！

附註

① Thalungpa, L. P., THE LIFE OF MILAREPA, (London:

Granada Publishing Limited, 1979), p. 50.

② Evans - Wentz, W. Y., TIBET'S GREAT YOGI MILAREPA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1), p. 98.